

橙色浪漫小说系列

等你说爱我

〔新西兰〕劳瑞·布赖特著

杨晓云译



DENG NI
SHUO AI WO

长江文艺出版社

等

你

说

爱

我

〔新西兰〕劳瑞·布赖特著

杨晓云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你说爱我/(新西兰)劳瑞·布赖特著;杨晓云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4

(橙色浪漫小说系列)

ISBN 7-5354-2170-9

I. 等…

II. ①劳…②杨…

III. 长篇小说-新西兰-现代

IV. I 6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852 号

责任编辑:吕艺红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公安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5 插页:2

版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5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54-2170-9/I·1648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等你说爱我

由美丽的错误开始的浪漫故事

艾瑞西娅·肯是《纽马克特报》社的首席女记者，正打算为哈泽瀉公司年轻的总裁——深居简出的纳桑·哈泽瀉做一次专访。在这次误会百出的采访中，纳桑为她的美丽聪慧所吸引，她的特立独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她的智慧和个人魅力令纳桑非常乐意与她共度良宵。

第一次尴尬的误会很快便过去了，然而二人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上演。艾瑞西娅依然深深爱着亡夫画家艾达，她的生活沉浸在一片悲伤中，若是要开始另一段爱情，恐怕需要不少时间。然而，纳桑却愿意穷其一生去等候一个能与之相携到老的女人，现在他已经找到了她，怎会轻言放弃？他一刻也不愿等待，等待她慢慢地爱上他。

新西兰女作家劳瑞·布莱特倾情奉献，一场男人与女人的浪漫的追逐战，一段心与心试探、碰撞、相许的心灵之路，一段寻找真爱走出雨季重见美丽彩虹的爱情故事。



橙色浪漫小说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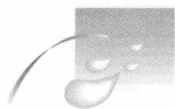
当你终于说出爱我之时，天边的彩虹是我们的真爱
降临.....

由美国华裔作家刘宇昆所著，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三体》是刘慈欣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宇宙、文明和生存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叶文洁的科学家，她因为对人类的绝望而向宇宙发出求救信号。这个信号被三体文明接收到了，三体文明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他们为了生存而来到地球。小说通过三体文明与人类的互动，探讨了文明的兴衰、科技的进步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小说的结局非常震撼，让人深思。

《三体》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不仅在国内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在国际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其独特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主题，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崛起。刘慈欣通过这部小说，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中国科幻文学世界。这部小说的成功，也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三体》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故事情节和主题，更在于它对科幻文学的深刻理解和创新。刘慈欣通过这部小说，探讨了文明的兴衰、科技的进步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其独特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主题，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崛起。刘慈欣通过这部小说，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中国科幻文学世界。这部小说的成功，也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第一章

这座新建的大楼处处散发着成功的气息，无论是精工细致的整装镜，自控门前大片光洁可鉴的昂贵的大理石地板，还是平铺在楼梯上和和在电梯里直铺到半墙高的手工精制的炭绘地毯，精致而奢华。艾瑞西娅搭乘着电梯直奔五楼，心想，没错，成功，而且，嚣张。

同乘电梯的还有三个中年男人，一色的笔挺的职业西装，他们刚才一同来到哈泽德大厦，在大门前安全警卫仔细检查他们的镶着金边的邀请卡时，和他们大声说笑，一会儿又注意到了美丽的艾瑞西娅，兴趣盎然地盯着她修长的身材、温润的橄榄色的肤色猛瞧。搭乘电梯时，艾瑞西娅冷冷地给了他们一个淡而有礼的笑容，便抬头专注地看着电梯门顶闪烁不停的楼层数字，直到电梯直达五楼。

五楼的这间大会会议室大得足以承办隆重的宫廷舞会，在这里即将举行新大厦正式落成的庆典，但此刻，已经挤满了来宾，大厅内所有的人都端着美酒，在那儿



谈笑风生。另一边的一群人正艳羡地围着一批各类型号的电脑评头论足。

门前的一位小姐对着笔记本电脑给来宾发参会证，她询问了艾瑞西娅的姓名，并输入电脑，而后递给她一张用粗体铅字印着她的名字和纽马克特《旗帜报》的参会证。艾瑞西娅轻轻把它别在衬衣上，尽管难看得好像平滑的白丝缎上粘着的一块补丁。房间里摆放着许多罩着蓝色和绛紫色绒布的椅子，不过大部分人还是站着。更远的角落里有一个高出地面三个浅浅台阶的讲台，讲台后面整整齐齐侧立着一排椅子，一副严阵以待的气势，上帝，就连普通的茶壶都是雕花大理石材质的，看来廉价以及普通这两个概念都与哈泽德公司无缘。

“想喝一杯吗？”在电梯里遇见过的那个男人过来搭腔。

“不，谢谢，我正在工作。”艾瑞西娅摇了摇头，几缕柔软的暗红色的发丝拂过脸颊，显得极为动人。

“工作？”那男人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十分滑稽地扬起眉毛，表示质疑。艾瑞西娅穿着一件颇为端庄的海军样式的衬衫，白色外衣上系着宽宽的皮带，身材颇长挺拔，雪颈上暮蓝色的双链和样式简约的皮包是她身上惟一的装饰品，显得简单却清丽可人。

“要知道这是酒会，可不是会议！”

艾瑞西娅给了他另一个却之千里的笑容，“我知道，但是，我是个职业记者。”

那男人看了看她胸前的参会证，“艾瑞西娅·肯，纽

马克特《旗帜报》，哦，本地传媒。”

“没错，地区报纸。”

穿着红条纹制服和带荷叶边白色围裙的女侍者端着一托盘夹着美味鱼子酱的小面包走了过来，趁着那男人专心挑东西吃时，艾瑞西娅转身离开。她环顾大厅，想在人群中找到道格·科茨，哈泽德公司的外联部主管。他曾答应她在公开见面会之前尽量为她安排一个与纳桑·哈泽德的单独采访，但是最近道格一直没有给她任何确定的消息，她也沒辦法打电话与道格联系上。此刻她仍存有微弱的希望，如果能找到道格并说服他带她去见总裁，那么她便可以抓紧几分钟的时间同哈泽德公司这位年轻的主事者聊上一聊。这样在她的报道中就有一些令读者真正感兴趣的实质性的内容好写，总好过于总是几句一成不变的演讲词，关于公司大厦的大致描述，还有道格上周传给她的公开声明的无聊重复。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主持着奥克兰发展最迅猛的公司之一，事实上，也是新西兰发展最为迅猛的公司之一，现在已被整个新西兰的媒体关注多时，依照他的公众影响力，纳桑·哈泽德无疑会有些有趣的事情好谈。

多数读者不会深究他究竟用何种方法和手段得到今日的财富和地位，的确，金钱和权势对大多数人而言有无法抗拒的诱惑，而且也鲜有人能抵挡住金钱和权势的魅惑。如果能见纳桑·哈泽德一面，她也许可以通过金钱和权力以外的角度切入帮助读者认识到一部分真实的他，一两个独特的个人见解将会成为她的报道的灵魂部



分，这样，她之前在报上所作的关于哈泽德个人生涯以及他公司大厦的简短的铺垫文字将会更有意义。

《旗帜报》一直客观地报道这场关于哈泽德公司大厦的争论，许多人都明确反对哈泽德公司将玻璃外墙的摩登大厦建在自治市内，他们认为该种建筑应被限制在高楼林立的德奥克兰濒水区和皇后街峡谷。

实际上，纽马克特自治市不属于奥克兰的直属行政管辖地区，它有着令人称心如意的舒适的居住环境，独立运作繁荣的商业，某种程度上讲，纽马克特自治市是一个艰难独立，有些落伍但不乏活力的地区。由于《旗帜报》的发行面较广，覆盖着本市以及毗邻的艾浦森市和内缪尔瑞市的城镇市郊，所以这场争论吸引了三个地区的市民，从医学专家到内缪尔瑞街的商业巨子，从年轻的白领到艾浦森市的老居民，都争相发表见解，可谓声势浩大。

这场大争论源于为了兴建哈泽德大厦，哈泽德公司推倒了街角已逾百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模样丑而旧的老建筑，这一举动遭到保护城市古老建筑者群体的大力反对，信件像雪片一样飞进《旗帜报》编辑部，数周之内，相应的版面上全是公开发表的批评信。

为了平息众怒，首先是哈泽德公司外联部主管道格·科茨出马，他给报社提供了一系列的有利证据，向公众指出，这栋建筑已无法维修，而且会造成地震时的潜在危险，无论如何，它在历史和建筑史上都已不存在任何特殊的意义。



再者，便是纳桑·哈泽德麾下的时事评论员出马，他们指出纳桑·哈泽德热爱这片社区，他是这个社区土生土长的孩子，他的童年在这里度过，当然乐于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然而，艾瑞西娅很清楚，他的一些求学经历，包括就读于内缪尔瑞市的一所私立名校（后被含糊地表述为一所本地小学），一所以盛产精英人物出名的高中以及在英格兰大学获得的学位，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故意忽略。而且，哈泽德家族已经聚敛的巨额财富和在许多大型公司持有的股份也用心良苦地一并被忽略不记。于是，虽然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这一系列由他们公司操纵的新闻通讯稿给公众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纳桑·哈泽德总裁是新西兰股票证券业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如果不是来自贫穷极的家庭，至少也是从一文不名逐渐取得了今天令人瞩目的辉煌的商业成就，而他的成功完全是依靠自身的实力——个人奋斗的结果。同时，文中也有一定的暗示，那些反对新大厦落成的人多少出于嫉妒的成分，那些没能同他一样发家致富的昔日同学和同行们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旗帜报》主编托恩·斯特罗恩忠实记载了论战双方的意见，而作为主要执笔者，艾瑞西娅已完成部分背景资料的编写，她采访过死守建筑的顽固抗议者和焦急的等候警方劝导这批抗议者后准备开工的爆破专家和建筑商，她听取了来自历史学家和建筑学家两方面的意见——坚决拥护新型大厦以及同样坚决地肯定旧建筑的文化价值。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位年轻的总裁似乎有意和她捉迷藏，预定的采访似乎永远没有可能实现的一天。“哈泽德先生出差了”，“哈泽德先生正在开会”，“哈泽德先生现在不能见你”，每次道格寻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回绝艾瑞西娅时总是一脸十分痛苦的表情，而这种痛苦的表情似乎有意指明这位总裁对于媒体傲慢的态度倒是对于他公关人员能力的考验。如今，各大报刊上所有关于他的报道连一张本人照片都没有。纳桑·哈泽德这个人，据艾瑞西娅推测，讨厌应付公众宣传。可怜的道格·科茨，犹如一个缓冲器忠心耿耿地奔波于他老板和媒体之间。

这时，艾瑞西娅发现了道格，他正在跟一个个子高高的，样子很健壮的女士闲谈着什么，那位女士穿着真丝衣裙，戴着一条式样复杂的珍珠镶嵌黄金项链。于是，艾瑞西娅小心翼翼地穿过拥挤的人群，道格也在那边热情地向她打招呼，就在她马上可以站在他面前说“嗨！”时，一个穿条纹西装的男人一脸急事儿似的拉走了道格，艾瑞西娅悲哀地看着他俩消失在人群中，安慰自己：也许那男人就是行踪不定的哈泽德所在也说不定。

此刻，艾瑞西娅站的地方离角落里的讲台并不远。正好在附近的墙边摆着一张空椅子，艾瑞西娅决定坐下来暂时歇一会儿，理清思路，做一下笔记也好。于是她向靠墙的空椅子走过去，过于专注地盯着椅子仿佛这样就没人跟她抢，突然，有人重重地撞了她一下，艾瑞西



娅倒吸一口凉气，自然而然地举起双手，不幸的是，要避开迎面撞来的陌生人太晚了，以至于她的两只小手一齐滑进他的夹克里，几乎死死抱住了那个男人。

当她稳定自己的呼吸时，发现一双有力的大手握住了她的胳膊，一个十分英俊的男人，穿着浅蓝色的衬衣，打着海蓝色的领带，外加一套考究的带马甲的黑色毛料西装，显得极为霸气。他身上混合着清爽的皂香、昂贵西装毛料深蓄的个性化气息、若有若无的麝香和强烈的男人味道，她隔着衣料感觉到这个男人胸膛的温暖以及岩石般坚实的肌肉，她微红着脸望进他眼眸中一片令人感叹的熠熠生辉的碧蓝中，宛若月光下深邃的海洋，他含着男人的魅力和独有的幽默对她绽开夺目的微笑，以至于她受到蛊惑似地也不由自主地对他展开美丽的笑颜，“宝贝儿，可不是现在，”他邪气地低喃道，眼睛随之一亮，鉴赏和评估性质的目光落到她的脸庞，他把她从身边拉开，说道，“我忙着呢！”

然后，他稳稳地将她推到一旁，径直向讲台走去，身后跟随着三四个人，都根据他的示意在讲台后的椅子上落座。

他走到麦克风面前，说道：“晚上好！”然后静静地等待着所有人安静下来并一起将注意力转向他。他相当自信地控制着场面，毫不怀疑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就能达到吸引大厅数百人的效果，事实上，他确实有这种魅力。艾瑞西娅颇有兴趣地研究着他——浓密的黑发，微微前倾智慧的且相当英俊的脸，沉静底蕴中孕育的王者



自信的气质。他的目光扫过讲台附近的人群，看到了艾瑞西娅。嘴角慢慢牵动出笑容，这笑容邀她再度展开笑颜。但是还未等到她的回应，他已抬起头，目光掠过人群，落到大厅的远处，开始致词。“我是纳桑·哈泽德，”他说，“欢迎你们今晚来到哈泽德大厦，在即将进行的简短的会议程序后，请你们继续享受美好的夜晚，衷心希望大家玩得痛快。”

然后他转身一一介绍身后椅子上落座的显贵要人，他们手中紧紧攥着一打讲稿，看上去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愿意等上一整夜来进行一番慷慨激昂的讲演。

艾瑞西娅从包里拿出采访机，准备录下这些贵宾的空洞无意、索然无味的演讲词。可能现场会有一些背景杂音，但机子型号虽老却“久经沙场”，她应该会得到满意的录音效果。

可是它今天却拒绝工作，艾瑞西娅紧蹙双眉，摆弄了几个按钮后就决定放弃了，重新把它塞进皮包里。艾瑞西娅发现刚才的那张椅子仍然空着，于是她侧身挤过去坐了下来，此刻，她既看不见演讲者也看不见讲台上的任何人，但是却可以舒舒服服地记笔录。

贵宾们的讲演一个接着一个，没有出现更为引人入胜的内容。其中有一位郑重地提醒大家，哈泽德公司是在经营决策中首家采取奖励员工部分公司股份的策略的大公司之一，因此员工便拥有参与公司事务决策的权利，而这一点道格已经反复声明过了。问题是人们似乎都不想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公司董事长掌握着公司的绝



大多数的股份，因而他才具有对公司大小事务的无可置疑的最终决定权。在嘉宾致词的过程中，人们的掌声是礼貌的，借此掩护他们私下尽情地享受美酒佳肴。半小时后，一切终于结束，大厅里逐渐人声沸腾，终于，又恢复到觥筹交错，美酒佳肴和交际的世界。

当嘉宾撤离讲台时，站在艾瑞西娅身旁的人们也渐渐返回到大本营，继续热闹的庆典酒会，所以，艾瑞西娅也合上采访本，将它放回包里，准备离开。这时，有人勉强地从她面前挤过去，踩到她可怜的脚指头，她迅速地把脚藏到椅子下面。她在心里盘算着，哈泽德可能正忙于款待那些社会名流，但如果她主动提出采访，也问上他们几个问题，或许他们不会注意到她是否套问出对于哈泽德的评价问题。于是她站了起来，恰好一托盘美食端到她面前，而且盘中的小菜肴看起来可口极了，令人垂涎欲滴。她今晚很长时间都在忙着跟踪采访哈泽德和他的酒会，自从午饭后什么也没吃，现在几乎是饥肠辘辘。她赶紧选了一块塞满奶油乳酪和芦笋的精制小糕点，女侍者冲她露齿一笑，说道：“吃两块吧——你够苗条的了，它还不足以让你变胖。”

艾瑞西娅微笑着接受了如此好的建议。女孩刚刚离开，便有人轻轻握住了她的胳膊，她转身一瞧——

“嗨，艾瑞西娅，你好吗？”

“嗨，吉尔！”她看见了一双充满关爱的棕色眼眸。吉尔·西蒙兹是一位艺术批评家，隶属一家大报社，可是，很长时间他们都没有联系。



“我们很久都没有见过面了，自从……”
“自从艾达的葬礼之后。”由于尴尬，吉尔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艾瑞西娅果断地替他说完了想说的话，“吉尔，很高兴在这儿遇见你，我不知道是否适当地表示了我的感谢之情。”

“非常恰当，艾瑞西娅，我很抱歉自从那次之后没能和你保持联系，我本打算，但是……”

“别放在心上，”她说道。其实吉尔更算是艾达的朋友，而且，在他们之间同行之谊胜于私人感情。“还有许多要好的朋友陪在身边，艾达和我双方的父母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你真的过的还好吗？都过去了吗？”

艾瑞西娅平静地一笑，“我现在过得相当不错。”上帝知道那一切永远都不会真正过去。而且，任谁也不愿意对着好心的熟人旧事重提。“吉尔，你怎么会来这里？我想这并不属于你的工作范围。”

“哈泽德公司有一些艺术品需要我来鉴赏，他们收藏了相当一部分新西兰艺术家的原版作品。”

“是吗？”艾瑞西娅想起道格给她的宣传册子中有一册专门介绍哈泽德公司购买的即将用来装饰新大厦的艺术品和画作。她一走进大厦时，就留意到了门厅里悬挂的巨幅手工编制的挂毯，另外，电梯附近还挂有一幅现代意味的树脂材料的风景画。

“道格·科茨拜访过我。”吉尔说，“试图努力促成哈泽德在公众心目中本地艺术资助人的形象，实际上，我



非常怀疑那个人，可能都不懂得麦克凯宏的作品和滑稽漫画的区别，我以为哈泽德公司的人挑选的这些画，大有可能是买来匹配墙纸的颜色和风格而已。”

“真刻薄。”

“亲爱的，如果你在这一行和我呆得一样久，就不会觉得什么刻薄了。要知道，会议室里有一幅非常不错的史密斯的画，道格让我尽量在宾客来之前四处逛逛，鉴赏鉴赏。我告诉他我不可能写出恰当的评论，如果非得在层层宾客的脑袋间欣赏那幅画，你应该可以瞧见那幅画。它让我想起艾达的一些很棒的作品，可惜他没来得及将他的天才发挥到极至，要不然，他将成为杰出的画家。”

“是啊。”一种相当熟悉的撕裂般的痛楚折磨着她。

吉尔将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你不想喝一点？我很乐意为你效劳。”

“不，谢谢——我正在工作，如果能抓住机会，我想和哈泽德先生聊聊。”

“这会儿他正忙着应酬宾客呢，待会儿比较容易找到机会。”

“也好，我也不是真的需要一次面对面的采访，道格已经提供给我大量的资料，如果实在找不到哈泽德，提早回家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真的不需要尝一下这里的美酒佳肴吗？好姑娘，享受美食算是对我们辛劳工作的犒劳，如果说为了搜刮故事，我们不得不参加一些像这样闷死人的酒会，那么



至少，他们多少能提供一些，作为补偿，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

尽管艾瑞西娅笑着拒绝了，吉尔仍坚持不已。“好酒。”吉尔赞道，盯着眼前手中的酒杯，显然十分陶醉。后来的半小时内，艾瑞西娅一边微笑不语地浅斟着泡沫丰富的香槟，听吉尔谈论艺术，生命，世界和新西兰文化界，一边消化掉一些小小的有趣的花边新闻，艾瑞西娅明白，这可不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做法。

这时，她留意到贵宾们正在离席，哈泽德亲自将他们送到门口。但是等了好一会儿哈泽德并没有回到大厅，艾瑞西娅心中已然有数，他是不打算回来了。

于是，艾瑞西娅也准备打道回府。不幸的是，当她终于挤出大厅，向门外走去时，电梯门刚好关上。趁着等电梯，艾瑞西娅开始研究墙上的画作。走廊十分宽阔，显得墙上的画作尤其特别，巨幅画由几组画构成，画上是风格相似的彩虹，彩虹上重叠着其他意象，单独看每幅作品自成风格，合而观之，长长的走廊上便横跨着一条美丽的彩虹。墙壁上的暗灯将光线打在作品上，使整幅画作呈现出一种更为明丽的，流动的，几乎是难以捉摸的动人色彩。艾瑞西娅被深深吸引，几乎挪不开目光，她沿着彩虹走到尽头，仔细欣赏着每一个部分，正当她转身走向电梯处时，右侧桃木门上一行端庄的字映入眼帘——会议室。

在去与不去之间，艾瑞西娅毫不犹豫地决定选择进去看看，门没有上锁，她轻轻推开走了进去，此时并没